

第一届*苏北文学节*致词

作者：沙里洪

首先我得感谢，*苏北文学节*委员会的许多同仁，让我这位快要不中用的老头能够回到*娘家*来参加这次盛会。

我知道参加这次盛会的文学节可真不少，除了本国的文友，也邀请了不少来自国外的知名作家，每一位与会者当然都很兴奋，但我的心情与感想却特别激动，因为远在36年前，由于客观与主观的原因，我不得不离开这里，好不容易才安家在千里之外的陌生城市，开始拼搏。

如今我又回到难忘的故居，让我还有机会和在座的文友们相聚，也有机会探访，越来越少的白发苍苍老朋友，一同坐下来喝一杯棉兰咖啡，一同享用久来沾口的*棉兰颗条*该是多么快慰的事。

或许有人会问我，你到底对苏北文学发展还有多少了解？我想，我会这样回答：过去在50年代，苏北省的文化界与文学界都是充满一片生机，朝气蓬勃，但从60年代发生了华人学校被封闭，华人报纸被停刊，这些不幸的浩劫，也形成了文学界的枷锁，把苏北文学发展东敷起来，眼看千年传承的古老文化逐渐凋零，谁不心疼？谁不焦急？

当华文报纸遭到封杀的年代，许多原先都从事文教工作和比较经常投稿写作人，更是感到彷徨与苦闷，他们需要改变生活，他们心中有话说不出，就这样度过了一年又一年，一转眼就是二三十年，所以我说那一段时间应该是属于*岁月中最

灰暗的年代*。

幸好后来雨过天晴，我们遇到了*改革开放*的新时代变化，允许华人可以自由使用华语，允许华文学学校开课，也允许报纸自由出版，因此印尼全国各地的华文文学（包括苏北省在内）又开始踏上了前途美好的康庄大道！

记得在50年代，棉兰这个排名只属第三的城市，曾经拥有过4家华文报，而每家报纸各有固定的副刊提供给喜欢摇笔杆的文友发表习作，包括文艺版，学生版或青年园地，在当时，可说是一片欣欣向荣

的景象，如今棉兰的华文报已经有三家，每分报都开辟有提供写作人自由投稿的园地，甚至还有的报纸每周发出两个版面来发表文章，这已足以说明，苏北文友们的创作热情比起50年代更加旺盛，苏北文学重新活跃！

或许苏北省的文友对准这种时机，具有远见的苏北文学界也就建立起印华作协分会，而且快马加鞭又举办了全国诗歌比赛，以及召开这次的*苏北文学节*盛会，这一切正表明了苏北省的文学界正在发挥他们的优良传承的

坚定信念：肯干，苦干，硬干的执着精神，而且劝劳，奋发与团结，最后取得了一定的成果！。

我知道苏北省的棉兰人具有坚强的意志和信念，在荷兰殖民地统治者时代，曾经有5位日里烟园劳工，由于反抗统治者的压迫而遭随意处死的事迹，我也知道棉兰有一座*五爷词*是五位棉兰市民不经审判被当众砍头，用来显示日本发西斯的威严。

还有更可歌可泣的*苏北人民反发西斯同盟*中的11位抗日志士，在苏北省被捕后，送往当时的苏东省日本最高军政部武吉丁宜，偷偷的把他们杀害，留下一笔血债。

我所以会在这里提起这些过去的往事，我是想呼吁苏北省的文友们如果想写下一些比较有意义的题材，不妨就针对上述线索，展开比较深入的查考，把他们整理出来，也好让我们的子孙记得，我们经常在这块地上经历过怎样有血有泪有难的岁月，这也是做为一个写作人所应该做的事，而且是一件义不容辞的事！

（完）



苏北文学节照片



沙里洪和寒川，晓星，林义彪参加文学节合影